

說小俗通霸反匪剿

坡胆落

著玲岳·谷張

行印社版出合联物談俗通方南

售經總店分總南華座書華北

落 胆 坡

著 者：張 谷 • 岳 玲

出版者：南方通俗讀物聯合出版社
廣州永漢北路二六三號

經售：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
廣州永漢北路一七〇號

印刷者：國 華 印 刷 廠
廣州西湖路四十四號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7,000—

定價4,700元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落胆坡湯崇稱霸
興風浪胡作非爲 | (一) |
| 第二回： | 謀作惡羣魔集會
湯大虫大宴匪特 | (三) |
| 第三回： | 施詭計林二受愚弄
苦和災窮人怨天命 | (六) |
| 第四回： | 卜乩仙謠言惑衆
假關聖胡斷吉凶 | (九) |
| 第五回： | 火上加油人心惶惶
湯仁祖孫挖坑埋糧 | (二) |
| 第六回： | 裝神裝鬼故弄玄虛
假仁假義救助窮人 | (四) |
| 第七回： | 被恐嚇村民疑懼
湯大虫假獻殷勤 | (七) |

- 第八回：湯福村風聲鶴唳
工作險處處碰釘
..... (三)
- 第九回：爛頭船左右村會
突跟魚蟻組民兵
..... (三)
- 第十回：失決策棄重就輕
窮苦漢骨體在喉
..... (二)
- 第十一回：苦林二夜訴衷情
探消息壞蛋跟蹤
..... (三)
- 第十二回：施毒計放火燒屋
假慈悲捐款掩罪
..... (三)
- 第十三回：明大義喜妹說根由
知過錯湯仁起埋恨
..... (四)
- 第十四回：雲峯庵匪特謀暴變
小尼姑無意洩敵情
..... (七)
- 第十五回：工作隊血戰羣匪
鍾新民夜走高撓
..... (元)
- 第十六回：湯福村羣匪猖狂
報私仇湯仁受難
..... (二)

第十七回：施軟硬誘騙登恐嚇
馮子明獻計收人心……………（四）

第十八回：收人心肥三獲釋
假宗族約法八章……………（四八）

第十九回：肥三哥被誘附匪
賢三嫂被辱勸夫……………（五一）

第二十回：高撓村林二避難
訴苦情揮血盟心……………（五二）

第二十一回：匪徒逞兇一劫高撓
林二帶病初上火線……………（五七）

第二十二回：吃敗仗抱頭鼠竄
宏興村夜半遭劫……………（六〇）

第二十三回：反陰謀三公定計
組民兵保家衛鄉……………（六三）

第二十四回：圖聯防其昌探親
陷埋伏湯五喊命……………（六六）

第二十五回：湯大虫夜請救兵
大王七非款不動……………（六九）

第二十六回：匪衆報仇二劫高撓
肥三火線哭訴苦情……………（七）

第二十七回：要錢要糧欲生無路
喊殺喊打羣匪內鬨……………（七五）

第二十八回：老湯權密謀內應
勇三嫂夜走高撓……………（六）

第二十九回：勇上勇生擒突眼魚
恨添恨磚斃爛頭船……………（八一）

第三十回：落胆鼓重見天日
區政府寬大無邊……………（八四）

第三十一回：突眼魚重回湯福
燒樓倉事出有因……………（八七）

第三十二回：成農會宗派糾紛
遭暗殺湯權喪命……………（九〇）

第三十三回：湯權慘死疑案莫決
匪特威脅乘機收帳……………（九三）

第三十四回：長頭六吐露真實情
湯權嫂生咬突眼魚……………（九六）

第三十五回：

大軍壓境羣情齊歡躍
担架帶路齊捉湯大虫

（100）

第一回：落胆坡湯崇稱霸 興風浪胡作非爲

百頭剛出遇雲纏
土匪猖狂民被煎

天羅地網齊撒下

撥開雲霧見青天

這四句詩，是用黑木炭，歪歪斜斜，寫在落胆坡湯福村湯家宗祠門口的左邊粉牆上。只因這四句詩，却引出一段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農民鬥爭的故事來。

提起落胆坡，附近百二十里都是聞名的。三歲的小孩，都從他們的祖宗那裏唱熟了一個調子：好個落胆坡，鬼比人還多；

殺人不見血，窮人皮被剝。

論地理，這是廣西邊陲的一個包括五個自然村的大行政村，縱橫二三十里，都密佈着尖尖陡陡的石山土山，山上長滿雜亂草木，山下有着深溝惡洞。幾個小村莊，像梅花椿的分佈在這許多險怪的山巒。其中湯福村是全坡最大的一個村，坐落在一座大土山腳的斜坡上，四面用雜木亂石圍繞着，東南西北四角，是四個鷄母石砌成的碉堡，一座高聳的樓房，屹立在村的西沿，其餘都是些低矮的茅房，有百多戶人家，湯姓是大族，還有十幾戶黃林雜姓。從湯福村的背後山上的山

間裏，還白刷刷的掛上一條瀑布向下直瀉下來，流過村西折向村面，載着罪惡的污垢，混和着村民的血汗眼淚，穿過叢山峻嶺，向遠方流去。

落胆坡裏與外面交往是很少的，然而因為與越南銜接，走私的人却很多，但這是有錢有勢的人才能做到。解放砲聲一響，這死寂的山區却變成了地主惡霸、特務走狗的世外桃源，造成了這地方空前的『繁華』。連湯福村背後山上，冷落了多少年的尼姑庵，也變成了香火旺盛，來人不絕的所在了。縣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派來搞借糧的工作人員，雖把農協會組織了起來，但還不是『掛羊頭賣狗肉』，農會主任是地主湯崇的旁侄，村長湯有德是一個地痞，兩個都是湯崇的心腹。太陽剛出來被黑雲遮住了，全坡的人好不懊惱。

且說湯福村有一個大地主，此人姓湯，單名一個崇字，提起他，真是無人不曉，也是無人不恨。村裏的人對面稱他湯二公，背地裏却叫他湯大虫，這也是由來的。他祖宗前代不講，就從他這一代起，老百姓就記準了他三件惡事：壬寅年間大飢荒，他那時當團總，高利貸滾到現在還有人替他打白工；他管了十五年湯家蒸嘗數，蒸嘗款却一年少過一年；還有十五年前村上一個兄弟偷了他山上一根木，便活活被他捉來吊打死。一直至現在，他擁有十三個大木山，百來畝田地，雖然年登花甲，仍養着兩個小老婆。因為有錢也就有勢，山上的土匪，縣裏（國民黨時代）的老爺，誰也與他勾搭，再加上抗日時期和這次刮民黨殘餘人馬退來時，他從中買得許多槍支，收買了一批走私報信的閒漢，於是在村裏，只與他說『是』，誰還敢頂半句『不』。起初縣人民政府派來徵糧的人，在他偽裝的面具下，把所有他的罪惡都給掩過了。當時他心裏十分高興，以為是『換了皇帝，還可以一樣做官』。但過後一想：『如果共產黨真的為窮人伸冤，那如何是

好？這次拖過去了！第二次怎樣應付？終有一日水流石出呀！」

已是三月末尾，一天中午時分，天氣非常燥熱，湯大虫正倒在房裏睡椅上納悶，只見滿頭大汗的農會主任湯五閃進來，神色不定的向他報告道：「二公！聽說縣裏什麼工作隊要到我們村裏來哩！」湯大虫眉頭一皺，趕忙問道：「你從那裏聽來？」湯五一面用袖子抹汗，一面回答說：「是義英叔告訴我的，他說已經來到鄉上……說是來搞甚麼減租退租的。」湯大虫聽後，低頭沉吟了半響，恰好這時又闖進一個三十四五歲的人來，這人是抗戰勝利後，被裁回來的退伍軍官，在外邊吃糧的名字叫湯得標，在村裏從小便叫湯義英，滿臉長着粗疙瘩，配着一對突出的大眼晴，因此人人叫他突眼魚。湯大虫一抬起頭來，見了他，便笑着說：「你來得正好！照你看，工作隊這事如何應付？」湯得標便滿不在乎的從容說出一大番話來：

第二回：謀作惡羣魔集會 湯大虫大宴匪特

話說突眼魚湯得標看見湯大虫着急的問他，便神氣十足，從容的說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好便罷了，若有半分差池，便給點辣椒湯這幫雜種嚐。小姪早已算計定了……」說着，便趨近一步，咬着湯大虫的耳根囁咕了一番，得意忘形的笑說：「二叔！你看可成嗎？」湯大虫也哈哈的笑着答道：「使得，使得！」然後又吩咐湯五說：「老五！你快去分頭通知渴縣長、馬秘書和大王七他們，夜間請到這裏來用飯。」湯五便匆匆的走了。突眼魚和湯大虫閒扯了一陣，便也

退了出來。

突眼魚從湯大虫的房裏出來，心裏好生高興，自忖道：「英雄造時勢，等老子闖一闖給大家看看吧！」想着，想着，差點兒就手舞足蹈起來。沿着圍牆向南面走，在林二屋門口前的大榕樹下，那裏有五六個老人與一幫小孩，突眼魚又停留下來，扯談他不知講過多少次的，他的過去在外邊闖世界的事蹟：比如台兒莊的時候，他已經是連長，一根棍棍三顆星，打青雲嶺抓過兩次人，加了一條棍棍可少了兩顆星……等等。當然結果還是重複一句話：「秦瓊也有賣馬的一天，老子算是倒運。」然後才輕飄飄的走回家裏。

回到家裏，他的老婆看見他滿有興頭的樣子，但又不敢問他。只見他走進房裏，架起梯，從牆洞裏拿下三顆手榴彈及一枝美式手槍來，拂去了灰塵，用匙羹裝來幾滴花生油，仔細的拭擦着。他的老婆忍不住說：「看你，世界亂麻麻的，又拿出這些東西來，可不要闖禍呀！」他却一板正經的說：「你識個屁，像你就會該一世挨稀粥。」

看看天黑下來，湯大虫的客廳裏破個點上了一盞散火燈，吊在客廳的中心。在村前坡下一些像鬼魅的黑影正向這所龐大的房子閃進來。

突眼魚湯得標巴不得天黑，把短槍向褲頭內一揀，便走過湯大虫的客廳。這時所預定的客人已經陸續到來，馮縣長、馬秘書與落膽坡的匪頭大王七是三個一起到，其他還有水木村走私頭子癩頭三以及幾個搬到落膽坡不久的地主惡霸，一個是大肚謝二，一個是黑臍五，一個是何子香，此外還有五六個落膽坡的光棍壞蛋。

這些人突眼魚大部份是認得的，只有馮縣長與馬秘書沒有見過，但經湯大虫介紹後，少不得

互相寒暄一番。閒談扯開，馮縣長說他是軍校出身，突眼魚也說是軍校畢業，話已投機，真是恨相見太晚。突眼魚精神煥發地，有聲有色的細敘他認為可歌可泣的過去創舉，然後嘆氣道：「可惜時乖命蹇，就是上不得高樓，真正『無面見江東父老』！」馮縣長笑顏可掬的說：「湯兄年壯而有大才，一時失意算得什麼？來日正長，建功立業的機會可多哩！小弟不才，願幫你老兄一臂之力！」突眼魚眉飛色舞了起來，接着說：「如蒙提拔，真是三生有幸！」馮縣長於是放低聲音湊緊突眼魚的耳根說：「不瞞你講，前天我們已經與姚專員取得連絡，他叫我負責在這幾縣組織反共救國軍，我正憂找不到得力的人，你一來就大事可定了。」湯得標聽後，壓住高興，說：「願效犬馬之力，赴火蹈湯，在所不辭。」

他兩個正談得入味，湯大虫已親自指揮，擺上了三席豐盛的晚餐，於是才並排走到席前坐下。看着酒過數巡，湯大虫起身開言說：「承蒙諸位光臨茅舍，愧無佳肴相待，謹以淡酒數杯相敬，異盡地主之誼，望乞包涵……」說到這裏，在座的客人都紛紛大聲誇獎湯大虫的恩德，突眼魚則提議碰杯、敬酒。席上充溢了一陣歡笑之聲。湯大虫接着又站起來說：「今天聽說縣裏派有工作隊到鄉上，這幾天便來敝村作軍點減租退租，請諸位看看這事可如何應付？」突眼魚首先把他曾對湯大虫說過的計劃敘述一番。馮縣長便欠身說：「得標兄所言正合吾意，弟當竭力幫助。」大王七也站起來，掠着拳頭說：「文由你們策劃，武由我大王七一肩挑起！」在座的人，也都趁着兩杯酒氣紛紛附和。

一直鬧到三更過後，衆客才醉薰薰的散開了。有些遠的便留在湯大虫家過夜，馮縣長也留了下來，但因塞得太漲，吐了一地。有些則索性擺上烟具和麻將，盡歡達旦。

第三回：施詭計林二受愚弄 苦和災窮人怨天命

第二天一早，只見白茫茫一片濃霧，從四邊山頂上直罩下來，山水草木，村莊房屋，被遮得迷迷糊糊。湯大虫夜來吃得太脹，又因有事在心，所以通宵沒有好睡，天剛亮便爬起來，把客人一直送到屋旁小溪邊，還巴巴的叮嚀道：「有勞衆位了，昨夜說的事，務請機密進行。」看看客人都消失在霧陣中時，才車轉身踱回來。

當走到門前的大松樹下，却見一個八背面坐在樹根上，旁邊擺着一套拾糞箕，近前一看，才看出是本村的一個單身漢林二。湯大虫靈機一動，便挨近去，輕輕在林二的背上拍了一下。林二因爲看見剛才湯大虫鬼鬼祟祟的一幫人，這時正在胡亂猜想，不提防這一着，便驚惶地掉轉頭來，只見湯大虫笑咪咪的問他說：「我猜是誰，這樣早。林二哥如此勤儉，這幾年一定積蓄不少！」這一來可把林二驚得呆了，一時找不出話來，半響才小心翼翼的說：「笑話哩，我種畝零地，公鷄個口，做來吃淨，還……」不待他說完，湯大虫便帶着不相信的口氣說：「畝零地，我以爲你一向種着十畝八畝呢！天天拾糞……」接着又一本正經地說：「那姓吧！你也曾幫過我許多時，木窠旁我那二塊田你去種吧！現在種大禾還來得及的。新世界了，共產共產，反正將來什麼都要共的，不如照顧窮朋友。」說完，不待林二開口，便大模大樣的走進黑漆的大門裏去。

林二聽了湯大虫這番話，尤其是湯大虫口中的「窮朋友」真是說不出的味兒，像一個小偷吃着扒得來的東西，心頭十五十六的直跳，委實決定不下。心裏暗想：大蟲怎麼今天也發起慈悲心來了？他有氣無力地擺過糞箕，但剛站起來，兩腳却酸酸麻麻的走不動。他輕輕嘆了口氣，便蹲下來，用手出力按摸了一陣浮腫的兩腳，然後才沿着塘基慢慢向村中央走去。浮腫的臉上，變得更陰沉難看。

林二是一個孤苦的外來人，二十四五年紀，但艱苦的生活，在他浮腫的臉上，已經刻下了許多皺紋，看去却像三十開外。四年前因在家鄉闖了禍，跑到湯福村來與湯大虫做長工，不上幾個月，平日所受的苦不算，病得重了，湯大虫半夜便叫人把他抬去活埋，幸虧平日村中有些相好的夥伴，於是把他抬回去醫好。這之後，因為身無分文，只逼得在落胆坡做些短工，湊得點錢，又憑一班義兄義弟的扶助規勸，便在碼頭旁搭起間茅房安身，好心的湯權伯也把自己租湯大虫的地，讓出畝零來給他種，閒時再幫人家做些短工，這樣辛辛苦苦的也就拖度下來了。但因為經過一場大病的折磨，近年來，染上了「黃腫症」，面浮腳腫，過去還有一些闊綽的想法，現在可一絲無存了。然而，他還是希望着有出頭的一天的。起初聽到解放軍來時，確實有點驚喜，但不到一袋烟功夫他又看透了，一個「卵」字就壓平了他內心的波動。這時林二邊走邊想，對於今天大虫這突如其來的好意，實在使他的思想像濃霧一樣迷迷糊糊。但當他想起四年前的事來時，壓冷了多少年的仇恨之火又開始燃燒了。心一橫，最後便索性決定，心想：「種了再說，老子光棍一條，怕卵！」

霧漸漸小了，一輪淡紅的太陽，正披着疏疏的霧紗升起在山崗上，林二已走過湯家祠旁的石

卯路，折進一條小巷裏，遠遠看見湯家實的門口裏圍着十幾個大人和孩子，走近看時，只見湯權老和幾個年青伙子肥三、花二、拉八及黃家的叔姪倆黃忠、山東馬、孫家的湖南二道夥兄弟正圍在那裏。只見湯權老指點着拉八，把一把生烟頭塞進湯家實的小黃牛口裏去，湯家實拿着半盆沖酒的熱水澆牛的四個蹄，山東馬和肥三端着一把禾稈草順括着牛腰，湯家實的女人却含着淚在旁邊直發愁，任由背上的孩子呱呱地哭着。其他幾個小孩子則學着牛叫：「公！公！公！」林二也來不及開腔把袖筒一捲蹲下就幫着拉八拔開牛嘴，只見小牛兩隻發紅的眼，掛着兩行淚水，鼓漲的小肚子一上一下的抽動着。林二便皺着眉問湯家實道：「大哥，昨天還好，這是幾時的事？」湯家實這時已經滿頭大汗，咧着嘴說：「昨天！昨夜還饒他三番料，早上我叫二狗牽出來，一到門口就倒下嘛……」他的女人插進來嘆道：「甚麼都是命定，越窮越見鬼，天不開眼走惡運嘛！」湯權老在旁安慰他們說：「不要緊！不要緊！一定是吃了蛇草，等下就會……」話未完，只見小牛四脚亂踢，兩眼一瞪，喉嚨裏一陣亂響便伸直着腳了，大家都沒有話了。湯家實的女人哇的一聲，哭着闖進屋去。只有她的五歲的細狗還去拉着牛尾，「公公公」地亂叫，湯家實一肚悶氣正沒處發洩，便伸開巨大的手掌，照着細狗的臉上打去，細狗「呀」的一聲倒在黃忠懷裏，許久哭不出聲來。湯家實不斷的咒罵着：「我吊你娘！禽你娘！你這個狗雜種！」

「肥三！」湯權老喊道：「你去叫牛帶帶使用來，剝來賣還多少得一點錢的。命不濟又有什麼話講！」

林二與黃家的叔姪懷着悲涼的心情，一路往家裏走，大家都沉着悶氣沒說話，將到黃家的門口時，黃忠才冷冷地說：「昨天我在田碰見水木村的商人從區上回來，他說縣裏的工作隊已到鄉

公所，要來減租退租，將來還要分田地。」林二便馬上掃他的興說：「骨頭落在狗口裏，你還想退？六月天想雪！一句話「窮人莫想富，想富窮到老」。」不想前面却正衝來一人。

第四回：卜乩仙謠言惑衆 假關聖胡斷吉凶

且說林二正在談論工作隊的事，迎面却走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黑面青年。這個青年，便是湯權的兒子，叫做「鬼怪弟」，手裏抓着一個燒焦的包粟，兩邊嘴角抹着一撇黑灰，口裏「喀喀」的咀嚼着，看見了林二他們，便開玩笑道：「黑夜沒想八，白日沒想鬼，我剛想到鬼，就碰到了你三個……」話尚未完，黃忠便搶前一步，罵道：「你這雜種，屎尿不到三尺遠，便想貪便宜，老子把條香腸你嚐嚐。」林二也抬着手說：「權伯挺老實，不知怎樣凸出這個短命相，過得三十六歲我跟你姓湯！」鬼怪弟却閃過一邊，對着林二三人搖着頭說：「喂，你們好！你們好！山大無柴，賣屁股稱老行。我想來報告你們一個消息，你們倒……」林二又一股正經的打斷他說：「你這個雜種還會有什麼好消息？」鬼怪弟並不理會，仍哼着走江湖賣萬金油的口腔說：「買就買，唔買就吧！信不信由你，今天庵裏的尼姑來卜乩仙，可以一飽眼福。」說着便擠了一下眼睛，大口咬着包粟，跑跑跳跳的走了。林二他們看着鬼怪弟的背影，都嘆道：「權伯這個寶貝，將來不知要變成什麼樣人！」

話分兩頭，這天約暑中午時分，紫峯庵裏一個中年尼姑龍三婆，帶着兩個年輕的尼姑——玉

雲、碧雲從山上一步步的走下村來。村裏早有湯五、突眼魚等一班人迎住，接待進湯大虫家的一間閒屋裏。湯大虫家的大小男女，已經在裏面佔定了位置，不多時，村上許多人都陸續擁來。湯大虫家的兩個丫頭，捧來了一對大蠟燭，一筒元寶，一大把「通天樓料香」，一大托盤的幼泥沙。龍三婆叫碧雲、玉雲把香燭都點着了，安放在作爲「神壇」的八仙檯上，然後放上沙盤，從布袋裏取出一枝用桃木做成的「丁」字形的「仙筆」，一時佈置停當，化過紙錢，龍三婆已經閉上眼睛，正想開始作用，只聽得門外一陣吵鬧，便衝進了五六個都是十幾歲的後生來，其中當然少不了鬼怪弟，他嘴角的黑撇尙未抹去。他們一羣人一進去，看見大家死寂的場面，都忍不住想發笑，但經在神壇旁邊的突眼魚惡狠狠的鼓起一對突眼，直盯着他們，他們都有幾分心怯，只得挨近去靜靜地站着看。

龍三婆聳一聳肩，兩手托定「仙筆」，兩片厚大的嘴唇一張，開始高聲唸道：

「落胆坡湯福村善男信女恭請關聖帝凡臨，諸神聽令。」

這時，她的全身兩手便假作抖起來，接連唸了幾張符咒，什麼「敕令本方土地速迎聖駕」，什麼「敕令仙鶴迎仙駕」，什麼「敕令斬妖伏魔」，什麼……唸完一張，便燒一張，唸到最後一張時，龍三婆抖得更厲害，「仙筆」也開始在砂盤上劃了幾劃，誰也不知道是劃什麼，只得聽突眼魚唸道：「闕某來也，在此者而身不潔，速走！」但並沒有誰移動一下，只見「仙筆」很急速的又劃了幾劃，突眼魚便高聲唸道：「身不潔而留此，看刀！」於是鬼怪弟他們一幫人，便趁勢發聲怪叫，吵吵鬧鬧的走出去了。他們無所謂信不信，主要是來趕熱鬧，看尼姑。但當他們一見突眼魚在，兩個年輕的尼姑又都哭喪着臉，早已感到沒趣了。